财阀？情侠？商界美丑浮世绘　金元？惊梦？豪门爱恨骊情书

谁怜落日

Shuilian Luori

游轮浪漫之恋　又见红红新日

（香港）梁凤仪 著

结晶篇

财经小说系列之

梁凤仪

Liangfengyi

财经小说系列之

结晶篇

谁怜落日

Shuilian Luori

（香港）梁凤仪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怜落日／梁凤仪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1
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
ISBN 7-104-01882-4

Ⅰ.谁... Ⅱ.梁...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778 号

谁怜落日

著　　者／梁凤仪
责任编辑／张月峰　吴淑岑
策　　划／林　飞
出　　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30mm　　1/32
总 字 数／7400 千字
总 印 张／360
出版日期／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104-01882-4/I · 764
定　　价／680.00 元（全 44 册 · 本册定价：14.00 元）

本书由香港勤＋缘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与承印厂联系）

自　序

写小说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对自己的写作要求越来越高。

这是因为读者们一直不断给予我的热诚支持，使我无法不竭心尽力以报答你们深情之万一。

“谁怜落日”这故事实在长，当不会少于三十三万字。

实在是花了比其他小说双倍的时间完成，再重看一遍时，竟发现有十万字不合我意，坚决重写。

有一位作家给我说过：

“作家是有遗产可领的，换言之，写了多本好看小说，偶然一本水准差了，读者还是会原谅，因为他们期望你会再写出以往的佳作来。于是仍会一本一本的买下去，直至到完全失望为止。”

这就是说偶然“失手”，还是有指望的。

我不敢向自己以及读者们保证，我永不“失手”，但在我清醒的头脑觉察之下，我不能明知不如己意，仍然为了要赚钱而匆匆出版。

我先要过自己一关。

无疑，在业务繁重、生活紧张的这种情势之下，要完成几十万字一本小说，对我已是沉重的劳累，但，这

并不构成一个放松自己、降低要求的藉口。

根本上没有任何理由足以令我稍减对读者的认真与诚意。

故而，我延长了“谁怜落日”的出版时间，删去其中我不满意的十万字情节，再重写另外二十万字新桥段，成了三十多万字的一个完整故事，分为《谁怜落日》与《抱拥朝阳》（亦即上下集）出版。

有很多很多读者在“香港国际书展九二”见了我，都“埋怨”我很久没有新的长篇小说面世（他们的所谓很久是指三个月），更有两位读者冲口而出，说：

“凤仪，你不再勤力，你开始躲懒了!”

弄得我啼笑皆非，悲喜交集。

读者的爱护，溢于言表，这是我感动感谢的。

实情是我比以前更勤力，三个月内为这两本新小说写了的字数，相等于三本长篇小说，怎么还能算懒呢?

我明白，劳累是不能算分数的，辛苦也不能成为交代读者的理由。

我永远坚持要写出自己认为可以的作品，才敢向读者求售。

梁凤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故事的开始，是一条正在汪洋大海中航行的豪华邮轮。

这条邮轮比当年伊利莎白皇后号下海时，更名震江湖。

她的名字叫奥本海玛。

奥本海玛，其实是世界上直至今天为止，独一无二的重达二百五十三点七卡的完美无瑕黄晶钻石之名。

该宝石在一九六三年出土于南非，切割手工之美，冠绝全球，为珠宝领域内一项史无前例的奇迹。

黄晶钻石实是钻石中之极品，本身发放的黄金光彩，炫目迷人，跟一般钻石的色泽不纯，以致隐隐然见了淡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黄晶钻石的黄金光芒，是霸道的、磊落的、君临天下的，绝不含糊、绝不暧昧、绝不隐晦。

纯种的黄晶钻石，已是稀世奇珍。比同重量的钻石，来得更矜贵。

何况重量达二百多卡？

在一九五七年，希腊船王以二百万美元购下一颗一百二十八点二五卡拉的梨形巨钻，以其本名命名，叫“奥纳西斯”，轰动世界。

奥纳西斯声言，盼望有一日，将此巨钻送给他心仪爱恋的女人。

此言一出，立即掀起了巨富送赠稀世宝石予爱人的

热潮。最为世称颂的有英国男星李察波顿，送给依莉莎白泰莱的重达六十二点四二的“情人眼泪”梨形巨钻，并将之改名为“泰莱波顿”。此外，还有纽约珠宝收藏家卡登耶勇夺三十五点二七卡拉的全美圆钻“摩洛哥之王”，传说也是送予他的夫人的。

这颗惊天地、泣鬼神似地降临人间的奥本海玛出土之后，于七〇年代，在举世知名的约翰尼斯堡钻石展览会上亮相，随即作公开拍卖。

这种稀世奇珍的所谓公开拍卖，其实只限于一小撮人，包括各国的艺术博物馆在内，可能买家也绝不超过二十个。

希腊另一位船王尼尔克斯也是热心竞投的一位巨子。

然而，所有人都落败。奥本海玛以一个天文数字被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大亨，买了下来，送给一位默默地与他相恋经年的爱人。

其时，跑国际新闻的传媒人士争相报道此事，并竭力彻查奥本海玛巨钻，究竟花落谁家。

拍卖行与展览会的主持人均守口如瓶。最终敌不过新闻界的热诚，买主只肯透露一个心声。他说：

“多谢各位爱护艺术品的朋友，奥本海玛现正宁静而安然地放在我挚爱的人手里，正如我们的爱情一样，不需要任何人的歌颂、赞叹，依然长存于世，发放着无暇光洁的异彩，直至永远。”

新闻界并不以这段感人浪漫、惊世骇俗的宣言为满足，继续穷追猛打、嚷：

“最低限度告诉我们，如今奥本海玛的际遇如何？

是把她镶成后冠，抑或权杖，还是伴以无数珠宝玉石的颈链?”

他们终于得到了有关这颗巨钻的最后一个消息，买主说：

“我的爱人把奥本海玛作为纸镇，因为她目前正在撰写我们二人的爱情故事。”

又一阵难以镇压的狂潮，在出版界涌现。

谁拿到了这本书的出版权，肯定风行全球，名利双收，以致富可敌国。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话说希腊船王一直对这颗完美无瑕，又代表着爱情无价的巨型极品钻石念念不忘，穷十年时光，追查下落，希望能以各种手段据为己有。

这十年间，世界各大富豪之间出现了一种怪现象。

惟其没有人知道奥本海玛究竟在谁人之手，而她，在世人心目中又是一种集崇高圣洁、富贵荣华于一身的表征，于是，国际富豪们都贪婪地希望世人会误以为他们就是那个买主。环绕在这起财阀大亨周围的女人呢，更以各式手段，积极地误导传媒，渲染故事，将她捧成将奥本海玛用为纸镇的女主人。

最笑话的莫如纽约州大西洋城的赌王艾维斯杜尔的情妇爱玛卡度，竟然雇用了不出名的一位小说家为自己撰写爱情故事，实行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以欺世盗名。结果呢，故事未完工，艾维斯杜尔便跟爱玛闹翻，无人肯付故事撰写费用。且跟执笔的穷作家吵闹起来，终于一拍两散，各人公开这出闹剧，倒也平添大都会内的热闹气氛。

就为了奥本海玛下落不明，希腊船王老死，仍未能

如愿。他的儿子继承父业后，便锐意造了一条吨位冠绝全球的邮船，装修得皇宫宝殿似的，命名为奥本海玛，专做世界富豪的度假生意。

要成为奥本海玛豪华邮轮的客人，必须是世界各国的顶级富豪。因为坐这条船，畅游几天地中海，抑或阿拉斯加，所要花费的不只是昂贵的旅费。若只是那笔旅费呢，很多富豪都负担得起，那么，奥本海玛做的生意可能会更多，船期更密，但身份身价就不及如今的骄矜贵重了。

希腊少船王尼尔克斯二世有意在这条船上一显本领，在继承父业之后，立即在国际间闯出名堂来，故此，他不志在邮船是否客似云来，却坚持要来者不“善”，非炙手可热的大亨，都不在他罗致之列。

如何介定旅客呢？总不成要人家坐一趟邮船，就得呈交个人资产估价报告，或公司每年年报这么笑话吧？推广功夫要做得含蓄而到家，才显手段与形格，否则，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当然，尼尔克斯二世手下，谋臣如雨，一探悉了他的意向，立即给他献上良策。

每一次奥本海玛出洋，必然在船上举行一次珠宝大拍卖。拍卖举行的当晚，自是全船旅客集中在名贵的晚餐厅内，争相争夺高价珠宝，送赠身边的爱人或夫人，切实地模仿奥本海玛那浪漫感人兼且富贵逼人的故事。这才是邮船旅行的最高潮。

换言之，携眷踏上了这奥本海玛的财阀大亨，必须另外准备一笔巨额款项竞投当晚最出色的珠宝。购得最昂贵首饰的一对璧人，翌日立即成为世界新闻。邮轮的

公关工作效率一流，必将有关消息大肆渲染，拍发传真至世界各大传媒。换言之，该富豪所花的钱，会获得超值的宣传作用。

然而，事情必有正反两面。负面反应是被人知道乘搭奥本海玛，而不能在珠宝大拍卖中，为自己的女伴先拔头筹，就是输了一仗了。

当然，大拍卖中的货色相当多，除了最高价的至尊宝石外，还有其他可以送赠佳人以表浓情厚意的名贵首饰，能有资格买下来，也就不算失礼了。换言之，男宾一上船就得预备这笔巨额的使用，否则，面子就难交代了。

自奥本海玛号下海之后，世界富豪之间就流行一句笑话，互相探问道：

“有没有被身边的一位逼上贼船了?”

无疑，这句话正好代表了国际间的豪门皇族中的女士，全都跃跃欲试，极力鼓吹，甚或强要丈夫情人带她们乘搭奥本海玛号邮轮去威风一番。

几年下来，这艘深具金马玉堂、皇侯贵胄气派，且弥漫着浪漫销魂色彩，蕴藏曲折动人传奇故事的邮轮，已非常成功地树立了独一无二、笑傲江湖的崇高地位。尤其是世界上有志闯出头来的男男女女，都以奥本海玛为成功标志，暗地里鼓励自己道：

“总有一日，坐上奥本海玛邮船去。”

在多年前的一个黄昏，夕阳斜照着平静的大西洋海面，在一片纯墨绿之上添上了无数道金光银影，彩色缤纷，令到刚扬帆出海的奥本海玛号邮轮乘客心神舒畅之外，还有着无限的兴奋。

今日以后的几天，将是一个非常愉快与华丽的途程，象征着各人的地位财富的雄厚与霸道。在每一位旅客的脸庞上都浮泛着要掩也掩不住的豪情壮志，逍遥得意。

只有两个人是例外。

是一对名为汉海防夫人与汉至谊的母女。

汉海防夫人年纪应该不大，大约是四十五岁上下吧！五官的精致玲珑，使人们更难以定夺她的年纪。如果她的容貌举止是一张凝照，肯定是相当美丽的。然，偏偏是那副脸容上的表情害事。

汉夫人非但愁眉不展，眉宇间浮泛着的一层霉气，使她原本雪白的肤颜，变成冷灰，令人望上去，心上起了很大的不忍与不安。汉夫人那双平日总是含情带笑的明亮眼睛，如今忍不住流露出困惑忧疑，教她显得异常憔悴。

多可惜，这么一位高贵的夫人，竟有这番耐人寻味，令人惋叹的表情。

为什么呢？

坐得上这艘奥本海玛号游船的人，还会有什么人生困扰？富与贵，加在一起，不是天下无敌吗？

回头再看汉海防夫人身旁的少女，二十多岁的花样年华，再平庸的面相，也有可观之处，何况汉至谊简直是丽质天生，美貌动人。

少女的肌肤晶莹嫩滑，像一张吹弹得破的雪白而微微薰上淡红色的薄粉纸。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气派。眉如弯月，目似流星，齿白唇红，一手一足，幼细矜贵，除了一身青春气息外，更因发育的得体，而使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添上诱人的健美形态。

汉至谊穿一条薄纱的全身白色裙子，腰间束起来，系着绿色缎带，益发似下凡的小仙女，清丽妩媚而成人间少女之极品。

她与母亲之间至大的分别不是年龄，而是整个人的气氛。汉海防夫人的落寞忧伤，使她的高贵蒙尘，而成缺憾。汉至谊刚相反，她脸容圣洁天真之外，竟隐隐然现出一股备战的坚忍气质，使她柔中带刚，非常吸引。

人们喜欢望向汉至谊的瞳眸深处探秘，但却不忍不愿回顾汉海防夫人，触及她那一脸悲痛得来不可不强忍的表情，心上会得像被人捣了一记。

汉氏母女俩站在邮船的甲板上，汉海防夫人把双手枕在船身的栏杆边，凝望着海水出神。至谊则跟她母亲相反，背倚栏杆，脸稍稍昂起来，望向长空。夕阳余辉投映在她的身上，给这位漂亮而潇洒的少女捆上了一道金边。

这对母女无疑是船上出色的人物，很惹人注目。

大抵现在邮船周围，已有千百对眼睛，尤其是男性的眼睛，在盯着她们看个不亦乐乎。

别说是面海的汉海防夫人不知道有人在有意无意斜眼偷窥绝色佳丽，就是面对群众的汉至谊，心神亦另有所注。

“妈妈，夕阳好壮丽!”汉至谊说。

“纵是无限的好，又如何？已是黄昏。前头是一大段黑暗的时光。”汉海防夫人这么说。

“妈妈，别担心!”至谊回转身，把手搭在她母亲的肩膊上，说：“黑暗之后必有黎明。”

“那可能是千秋万世之后的事，与我何干?”

“妈妈，快别这样，既然决定还是要走这一趟，别把已付的旅费白白花费掉，就得立下决心，专心诚意地玩个痛快。易地伤心，跟不成这次行同样是至大的虚耗与浪费。”

“至谊，”夫人欲言又止：“人到中年感路遥，我已没有了少女的豪情壮志，不会再如你!”

“不，好妈妈，你会压得住，你会捱得过，你会忍得到，我对你有信心。我们母女携手奋斗，很快会重见天日，重掌乾坤。”

“守着清淡地过日子，那份能耐我有，然而，要振奋图强，未免对我奢求过甚了。”

汉至谊忽然紧握着她母亲的手，很诚恳地说：

“妈妈，我们是从哪里出生、长大的？经历过多少苦难才逃亡到香港，才挣扎到成为城内有数的富豪家族？昨日的艰辛经验与今日的苦痛落难，必是孕育更好明天的激素。妈妈，你应该有这个信心!”

汉海防夫人凝望着女儿一刻，甩开了她的手，把目光仍放到一望无际的海面上去。

她，半句话都接不上，心内无限的伤感，凝聚成一股难以吞下肚里去的龌龊气，从胸臆之间直往上涌，堵住了喉咙。

汉家出身的日子，怎么可能忘记?

汉海防与妻子阮贞淑同是祖上已移居于越南的华裔侨民。汉海防根本不姓汉，原名应是郑明，郑家在越南是著名的米商，家资相当。郑明是父亲郑顺的独子，因此，很年轻就娶妻，娶的是另一家越南豪门阮家的千金

阮贞淑。

当然，郑明与阮贞淑成婚时，家境因着政变早已一落千丈。然，郎才女貌，年轻的恩爱夫妻总是能以感情上的丰富收益，力敌生活上的困难，故而，小夫妻在心境开朗的情况之下，孕育了一儿一女。

汉至谊五岁多时，汉至诚才刚出生。越南的政局是越来越糟糕了。最简单一句话，非但穷，且男丁要当兵。过了十七岁的男孩都要被征入伍，先当两年地方巡察，也不过是担当街坊防卫的一份工作，没有什么大危险。直至十九岁，要正式入伍，两三年就可以用各种理由申请退役，更可以把一笔可观的数目塞到政府掌事人手上去，而还以自由之身。

可是，局势一紧，越战如火如荼，强拉民夫已是司空见惯之惨事，还怎么可能希求免役。因此，郑顺拼了一条老命，尽倾所有，把辛辛苦苦收藏的金条拿出来，走尽门路，安排儿媳及孙儿投奔自由。

阮贞淑记得很清楚，家翁郑顺临行前，把一小袋黄金及钻石交到她手里时说：

“大嫂，要你动手，让至诚忍住一阵子，好歹要百分之一百安全才成。到得了香港，虽说有旧时的商场朋友照应你们，但是，身边没有个现钱，单靠人家帮忙是不成的！”

阮贞淑满眼含泪，点头答允。

郑顺的意思是要阮贞淑把黄金钻石塞到小男孙汉至诚的小屁股内，惟有那样，才能确保安全。逃亡路上，风险至多至大，难民身边所有往往被专发走难财的匪徒洗劫净尽，终而弄至身无长物，苦上加苦。

当阮贞淑脱下儿子的裤子，露出光秃秃的小屁股时，汉至诚哭声震天，吓得汉至谊抱着母亲的腿，也放声啕哭起来。

老人家固然爱孙心切，舍不得小婴儿受一点点苦，加上离情别绪，更是老泪纵横。郑明夫妇目睹父悲儿啼，顿感前路茫茫，伤心欲绝，无言以对。

送郑明一家逃出越南的是一艘货船，一班付得起偷渡费用的难民，被安置在船舱的底层。

这底层其实是运载牲口的地方，一批牛只塞在舱底，人还要蹲到畜牲脚下的木板之上，那种龌龊与难堪，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专营偷运难民出境的船员，在船舱底层，再分隔成两层，中间放置木条，输出越南的牲口，占用上层，偷渡客则屈居其下。由于最底加设的一层高度有限，人只能蹲着，或盘膝坐下。一连几天，差不多无法转换姿势，手足血脉不通，像变得瘫痪似的。这已是极难忍受的一种酷刑，还加上舱底空气不流通，猪牛的体臭以及它们排泄的粪便，都透过那薄木板之间的缝隙传送到逃难人的鼻孔去，简直薰人欲呕，惨无人道。

阮贞淑盘膝抱着至诚，尽量使儿子舒服地躺在怀中，自己却辛苦得宁愿速死，了却残生与责任。

至谊伏在父亲的膝上，两父女都默不作声，跟舱底的其他人一样，大抵整个人已被环境的恶劣，压逼至陷入昏迷状态了。

偷渡的旅程上，难民们还曾吓得心胆俱裂，只为货船被沿海巡逻的警卫队截停，作例行检查，那一双双走起路来会格格发响的皮靴，在猪只牛只旁巡来巡去，活

像丧钟，一声声地敲，震碎了每一个蹲坐在木板下层的逃难者的心。因为只要一被发现，下场之惨厉就是千百万倍甚于他们曾受的苦楚。那一刻，所有难民的心愿，只有两个，若不能逃出生天，就只望巡警一枪将他们就地正法，把尸身抛到大海内，死后也能舒畅地洗涤一下身上的戾气与脏气。

若非身历其境，无人可以有法子联想得到在漫天战火下尽最后人事企图逃出生天者的凄凉。

当巡警的皮靴声远去时，全部舱底下的乘客似再世为人。

阮贞淑永远忘不了那几天逃亡的地狱般的日子。

的确，他们一家是在最困苦的死亡边缘拾回残命，再接再励地不断奋斗，才在香港建立起企业王国来。

郑明之所以改名换姓，是在安全抵港之后，开始生命的另一页篇章。他心怀出生之地，也感念祖国，因此，他要改姓汉。到移民局去取身份证时，他报告说：

“我姓汉，汉人的汉，汉族的汉。”

又说：

“名海防，越南的海防。”

汉海防之名从那时开始面世，儿女当然自此袭父姓，名为汉至谊与汉至诚。

汉海防、阮贞淑夫妇在过去的十多二十年内，当然仍在香江遭逢甚多风险，每一次遇困，海防必然紧握妻子的手，非常有信心地鼓励她说：

“从越南逃得出来的人，还怎么会怕惊险，我们必会顶着危难过，化险为夷!”

自小就聪明伶俐的汉至谊，多次把父亲的说话听进耳里，记在心上。因此，如今母亲在奥本海玛号邮船上，情绪低落，心境仓皇，她就拿出往事来，让阮贞淑自回忆之中吸纳一些自信，重新振作起来。

阮贞淑缓缓地低声说：

“今非昔比，汝父已不在世了。”

“可是，妈妈，你如今有我。”汉至谊回应的这句话，声音清朗硬挺，语气确切肯定，深具说服与震撼力。

的确，自从汉至谊决定在父亲亡故后，依然跟母亲踏上这次旅途的那一天开始，汉至谊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她要把母亲、小弟，甚而整个汉氏家族的人与事都肩负起来。

从前有汉海防，因而汉家叱咤风云，名满香江。

今日有汉至谊，一样能笑傲江湖，重振雄风。

才二十多岁的她，竟有这份凌霄壮志。

阮贞淑苦笑，她不是不相信女儿的诚意，只不过江湖上的滔天巨浪，威力大得可以把有亿元为单位身家的汉海防家族吞噬。连久历风霜、阅历深厚的汉海防都敌不过，而黯然长逝，何况是初出茅芦的汉至谊？

初生之犊不畏虎，只为不知虎狼之厉害而已。

世途险恶，天灾横祸与人为奸诈都同样使人防不胜防。

阮贞淑怎会忘记自己的丈夫就是在双重暴戾之下，毁了家园，掉了生命的。

就在前些时，香港商界中人不断呼吁，要英国政府早早前往北京，试探中国的口气，看会不会在租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